

30

## 钢板下的冤魂



○作者 辰光

天亮后，江天养和刘东海一起乘坐调查组的车再次来到JY。

赵家山的半坡上，几十台被紧急征召来的铲车、挖掘机、货车等大型车辆都已经集结完毕。警戒线被拉到了山脚下，警戒线内，政府、安监、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忙碌着。

贾富贵和孙财的十几个亲属被值勤的警察拦在警戒线外，他们是听说自己亲人的尸体今天将被挖出来，特地赶到现场等着收尸的。

江天养和刘东海随调查组成员赶到现场时，看见了贾富贵的母亲，随即停下了脚步。

“您怎么来了？”江天养故意与贾富贵的母亲开玩笑：“您儿子不是出去打工了吗？您怎么到这里找儿子？”

刘东海也跟着逗了起来：“您那小铲子带了吗？我帮您摁着这小子。”说着他做了个动作，“您儿子在地底下睡得好好的，就是这小子坏，非要把他挖出来。我摁住他，您来揍他。”

贾富贵的母亲羞愧得把头一低，转身向山脚下走去。

“回来！”江天养向着贾富贵的母亲喊了一声。贾富贵的母亲身子一颤，停下了脚步。

江天养把警戒线挑高了一些，招手让贾富贵的母亲进到里面，随后严肃地对她说：“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你保护的那么人都对你儿子干了些什么。”

贾富贵的母亲连声对江天养说“对不起”，但江天养再没给她一个好脸色。

上午10点前后，随着现场指挥员一声令下，大型机械一起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很快，堆积在井口上方的煤炭被铲车全部清理走，一块约有乒乓

球桌大的钢板暴露在众人面前，钢板足有两厘米厚，中间部位掩盖在井口上，已经被压得有些变形。

调查组的工作人员在对钢板拍照录像后，十几名被招募来的工人抬起了钢板。但是当钢板刚刚被挪走一半的时候，几名工人扔下钢板就四下跑开了。

原来，就在钢板下面的井口边上，几具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暴露了出来。从尸体的衣着和所戴的呼吸器来看，这几个工人在爆炸刚刚发生时并没有被炸死，他们攀爬到井口时，却发现井口已经被封死。最终，这几名工人全部在井口窒息死亡。

贾富贵的母亲被江天养搀扶着来到井口，她看见自己的儿子还算完好的尸体时，顿时跪倒在地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

现场所有的人都沉默了，挖掘工作暂时停了下来。安监总局的工作人员向江天养询问了情况后，让人带贾富贵的母亲去做笔录。

贾富贵的母亲刚走出几步，又转身来到江天养面前，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死亡赔偿协议书》，哭着对江天养说：“这个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吧？就是这几张纸，要了我儿子的命啊！我求您，一定要把那挨千刀的矿主抓住，替我儿报仇啊……”

挖掘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天，十几具完整的尸体和二十几具被炸碎的尸体逐一被从井下用临时提升机提升到井口上面。当一抹似血的残阳即将落山的时候，江天养和刘东海在井口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两人默默地点着了香烟。

“你见过一次死这么多人的事故吗？”江天养问。

“别看我总在LX省调查矿难，但是说实话，我还真没有见过。”刘东海摇了摇头说。

“我也没见过。”江天养望着天边的残阳说，“我告诉过你，我小时候在矿区住过。那时的采煤技术虽然没有现在先进，但是每当发生矿难，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尸体。曾经有这样两句话：清晨送得亲人去，夜半迎得尸骨归。可是这些人的尸骨都没人管，真不知道他们的亲人在想什么，难道那些钞票真的比亲人更重要？”

刘东海想说点儿什么，但是看着江天养那异样的神情，又把话咽了回去。

良久，江天养把烟头熄灭，起身向山下走去。

“去哪儿啊？”刘东海喊了一句。

“回去，出来好多天了，现在活儿干完了，也想家了……”江天养轻轻地说。此时，他的心已经飞到了北京，飞到了那个温暖的家。（完）

11

## 父母的民主意识



○作者 钟琴

在一次印象很深刻的语文课上，我跟高一年级学生讨论著名剧作家曹禺的经典作品《雷雨》中的人物形象。

讨论到剧中人物周朴园的时候，有些学生的发言几乎将我雷倒：“周朴园为什么可以逼迫他的儿子跪下？如果现在的父亲都这样对待儿子，我敢保证，报纸上成天有广告寻找离家出走的孩子。”

望着讲台下一张张与发言者的义愤填膺产生共鸣的面孔，我忽然意识到：时空转换让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周朴园“一家之主”式的角色，在今天的孩子们看来，早已是作古的东西，与自己距离遥远，甚至让他们感觉很荒诞、很腐朽。取而代之的是平等，是尊重，孩子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因此敢于和老爸老妈分庭抗礼，敢于和老师辩驳争论。

传统的家庭伦理究竟该如何继承、发扬？从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的角度看，成员各自持有什么样的角色意识最合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学问题，既不适合作为本节主题，我也不敢妄加评说。但就现今父母与子女的冲突原因而言，角色意识的把握又是绕不开的话题。

如今，大多数父母总认为：我是父母，孩子就得听我的！这种控制式的角色意识从何而来？毫无疑问，是潜移默化地从上辈那里继承来的。

但是孩子认为：父母与我是平等的，他们应当尊重我的意愿，没有权利强迫我。这种拒绝控制的角色意识从何而来？耳濡目染，是从当今的主流文化中接受到的。

孩子不承认父母的权势地位，而父母又不能甘心孩子的不敬，当角色认同不一致的时候，自然会有冲突。在这种冲突中，败下阵来的往往是父母——新旧观念对垒，新观念总是最有生命力的。

某合资企业的杨总，是我多年的朋友。作为CEO，杨总在公司里很强势。要命的是，回到家里，他不知不觉地延续这种角色意识，令行禁止、自以为是的派头在女儿彦宁面前从不舍得放下，彦宁时常为此向老爸提出抗议。杨总说，他在家里很孤独，经常遭到女儿的反击，而他太太总是帮着女儿。

彦宁从英国留学回来，两家人一起吃饭。彦宁在饭桌上和我说起办英语培训学校的打算，刚开了一个头，她父亲立马插进来，对已经结婚、将满30岁的女儿说道：“你行吗？事情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吗？办不下去你怎么收场？这事你做成不成！”

彦宁争辩：“我已经考察过了，初步方案也有了……”

老爸拿出在企业里那种不容置辩的语气：“别说了，到此为止吧……”

彦宁急了：“老爸，你能不能听我说完？”

杨总像没听见，仍在那儿自顾自地振振有词：“你没经验，回国才几天，不了解市场……”

彦宁生气地说：“爸，我对你彻底绝望了，你从来就不相信我可以成事，从来没有鼓励我，从来都是打击我。”她越说越气，随后，她又高声强调：“爸，知道吗？对你，我不是失望，而是绝望！”

此时的杨总被女儿的愤慨惊呆了，竟然像个无辜的孩子看着我们，眼神里分明透露出惊异：“我错了吗？错在哪里？”

不管怎么说，彦宁还是一个很孝顺的女儿，望着父亲惶惑的神情，彦宁的语气缓和了下来，无奈地说：“爸呀，你什么时候能够理解我，什么时候咱俩说话能顺畅，我就满足了。但是我觉得那是奢望，永远不可能有那样的时候，因为你太顽固了！”

可怜的杨总，他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公司里是老总，回到家里则是丈夫、父亲；在公司里可以唯我独尊、一呼百应，在家里最好平和宽厚、善听善纳，否则就会遭到家人的抵制——孩子认为你是她的父亲，而不是她的上司。

再者，杨总太习惯于怀疑女儿的能力，这种习惯抑制了他的感知能力：女儿已是成年人，有自主能力，作为父母，此时只能给以建议和提示，而不是简单地去阻拦。

副刊

电话：65233688

洛阳网 www.lyd.com.cn

# 洛阳人，看洛阳手机报

洛阳手机报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总量占到了60%以上

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3元/月。不收GPRS流量费。  
联通用户发送短信712到 10655885 订阅，3元/月。不收GPRS流量费。